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五

牧政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設立驛傳原爲往來差遣緊要事速於接應近聞州縣各驛馬匹缺少應付遲悞驛遞原有額設錢糧以資芻牧驛傳道專司其事乃不殫心嚴察以致侵減公帑缺少驛騎宜作何詳核嚴其禁令爾部定議以聞

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烏朱穆秦等各旗蒙古往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竊其馬畜以報之曩無盜賊時驅馬北至涼地牧養肥壯收回儘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於欄柵中牢籠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邊汛我汛地之人畏懼四五汛併居一處兩

汎之間或去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行出入此汎雖覺不能卽達知彼汎且窮蒙古馬畜被竊急報該王貝勒及總統扎薩克等間有不肖者或貪飲沈醉不卽遣人緝拏詳細察究縱有首告置若罔聞躭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者守候食費竟至數馬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爲惻然軫念作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生其令議政王大臣及來朝貢之

外藩蒙古王台吉等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甲申戸部

會同內務府上駟院議山海關外大凌

河地方展拓牧場事宜

上曰此內民居村落歷年已久定有邱墓今若

圈為牧場遽令遷移必致失所朕心不忍應

將民地盡行開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寧古塔沿途驛站往來

官員多索車馬鞭撻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
後如此苦累驛站者管理驛站官卽行報部
如徇情不報事發并驛站官治罪其下兵部
定例具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丙辰
上命內大臣阿爾第理藩院尚書班第等往邊
外蒙古地方五路設立驛站
諭之曰凡遇邊外事務皆用蒙古馬匹不但甚
累蒙古且恐事亦有悞今設立驛站雖費國

帑日後於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遲延貽悞
此事最爲緊要特遣爾等料理務加詳慎必
將確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籌畫而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馬之所係甚重宜於四十九
旗諸地購買歸化城二千匹科爾沁二千匹
其餘諸旗定額購買爾等定議以聞此買馬
事遣部院中會出關差者副以八旗蒙古護
軍參領侍衞各一人會同該王台吉等遵諭

以行

十月甲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及八旗都統等曰朕觀京城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俱整齊倘有舉動惟馬匹缺少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軍行以馬爲重令可令衆兵一槪置馬一匹春冬全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留一半拴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

丁各自小心飼養各交與該管官嚴行稽察
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瘦遲悞公用者
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參領以下撥什庫
以上以及拴馬之人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
丹事畢之日仍照常養馬一半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壬辰理藩院
奏烏朱穆秦等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
公台吉等官兵應派在何路
上曰目今蒙古兵衆正當馬匹羸瘦之時可止

其來會大軍著都統杜思噶爾理藩院章京
達賴馳驛前往令蒙古王等將所屬兵丁內
情願効力馬匹足供驅策者儘數派出駐烏
爾揮河地方預備乘青草牧肥馬匹以待遣
用杜思噶爾等宣諭畢可於汎界內來赴軍
前

三月乙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內廐馬撥一千匹兵部馬
撥五百匹八旗佐領所養馬內擇其肥者撥

一千五百匹共三千騎於每佐領所留護軍一名內酌量派出令同內廐人將此馬趕護於三月二十日啓行出張家口約行二十餘日可到此馬到時如正當對敵之際則給兵騎用甚有裨益卽旋師時令兵丁騎用亦大有濟其趕護馬匹之護軍與內廐人亦應照出征人例給馬四匹

戊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兵丁疲乏之馬匹應交與驛

站牧養部給四匹馬內若有疲乏之二三匹者
察明即并本人留於驛站令於有青草處牧
放肥壯等候旋師其察核沿途驛站馬匹并
存留牲口米糧等物俱係緊要著在京吏部
尚書庫勒納前來自存留米糧馬匹之驛站
以至汛界令其往來稽查

四月乙未議政大臣等奏京城送來馬

三千匹應作何給發兵丁

上曰自京城每佐領下出兵七名每人給馬四

匹四人共騾一頭今每旗留八十名則八旗共留六百四十名矣合綠旗兵察哈爾兵自京城趕馬護軍二百名通共計算比原數仍多計每旗所留八十名兵丁之馬騾共三百四十有餘於此馬匹內揀膘壯者可得馬一百五十匹再添自京城帶來馬一百五十匹則每旗三百匹矣若給火器營兵每旗一百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各五十匹馬自有餘所留兵八十名著留十五日口糧其餘米糧

給與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糧俟于成龍
運米到時照數補給此馬三千匹內撥給兵
丁所剩著交與上駟院其趕馬護軍二百名
令歸各旗營內行走又
諭曰在前之兵若將趕來馬匹復趕送前去則
馬匹勞苦內御馬羣有馬八百匹在前將此
馬內給前鋒兵一百匹給兩黃旗三百匹其
在前行走之綠旗兵著馬思喀達禮善安布
祿給兵部馬五十匹其在後六旗兵漢軍火

器營兵綠旗兵馬匹著索額圖將兵部趕來
馬匹取其膘壯者五百匹并自京城趕來旗
下馬匹照數給與內御馬羣馬一千匹不用
給與其所留之兵著左都御史傅臘塔副都
統海蘭在此駐扎總管兵馬遣人察看哨口
偵探信息

六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
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按補每佐

領駱駝二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
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爲益良多至內廐發
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內廐隱匿不交
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盡數送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戊辰

上駐蹕安邊城東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奏請行
圍花馬池以觀軍容

上諭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未滅
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來花馬池往來須七

八日馬必疲乏夫獵細事耳以擒獲噶爾丹為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爾速遣人傳諭所屬官兵勿來花馬池俟朕至寧夏閒暇之日閱爾軍容

閏三月癸未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索額圖馬思喀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薩布素自稱馬壯朕今日巡視見黑龍江軍中馬匹羸瘦若將此馬乘用恐歸時必至疲

甏伊等若有行走之事朕當另給馬匹將伊等之馬於察罕托海地方牧放遣人送往歸化城俟軍事畢各乘己馬歸本處則易到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青海厄魯特親王扎什巴圖爾等遣還時此處給與馬駝遣司官送往總督吳赫速赴寧夏俟伊等至寧夏時卽應付馬駝而遣之其自京師乘往寧夏之馬駝交與送往之官於草生時在察罕托海地方牧

養數日從塞外遊牧而來若草未生則暫於
彼處飼之俟草生加意牧養帶回

三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承平無事八旗佐領所飼
馬匹每佐領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以四
月發往牧地於九月初旬仍復來京每歲如
此則錢糧不致虛耗而羸馬亦得以蘇息矣
其更代監視每旗副都統一員叅領二員量
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遊牧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諭西寧茶馬五千匹自邊外驅送三千至京此地需馬不甚緊要送二千足矣聞得南省駐防軍士馬匹甚艱其餘三千送至荊州江寧杭州三處各一千給散軍士此馬由內地而行正值稼穡時必踐踏民田著及時遣部院賢能官員赴彼領取起行沿途牧養盡心護送各至所派之處交與該將軍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八月丁卯

上諭大僕寺卿喇錫等曰八旗察哈爾所交爾
衙門牧場之馬撥八百匹給賜翁牛特多羅
杜稜郡王班第旗分伊等馬匹短少分給牧
場令其生息此馬卽著喇錫前往分給

康熙四十年辛巳四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命右衛西安兵丁撥往
寧夏蘭州二處豫備今右衛將軍費揚固疏
言領兵至鄂爾多斯馬匹羸瘦請照向年例

給一月草料向者朕率師至寧夏時值二月隨行侍衞執事人等及軍卒馬匹並未支給草料惟牧放往還而馬匹仍然肥壯今正值草青茂盛之時將軍費揚固請給喂馬草料殊屬不合今西陲絕無邊警應將撥往寧夏之右衞兵丁撤回其往蘭州之西安兵丁令於蘭州所屬有糧及青草茂盛處牧馬

六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驛遞馬匹甚覺勞瘦可諭坐

臺筆帖式凡御遣奉差人員及京都差送物
件人員往來俱書姓名并記隨從騎馱之數
造冊存查倘有冒乘驛馬者指名題參

甲子

上諭領侍衞內大臣等曰牧場之馬著大臣督
理其侍衞人等自京師乘來之馬有疲瘦者
令將牧場中肥馬換給之太僕寺驅來牝馬
駑馬亦可給散護軍執事人等馱載至烏闌
布通仍繳太僕寺聞乘官馬者有私將良馬

留存以駑瘦之馬換繳嗣後凡給官馬將旗分姓名并馬毛色牝牡注檔存冊倘有倒斃者於馬首用印令其呈明倒斃之由記數回京送部查對

是日

上諭喀爾喀台吉等曰近數年來興安境內爾等數旗窮困已極朕皆一體豢養爾台吉內尚有無馬徒步者身係台吉何至如此爾蒙古等度日甚無成算今將台吉內有馬一騎

者給牝馬九有二騎者給牝馬八有三騎者給牝馬七有四騎者給牝馬六有五騎者給牝馬五無馬貧窮台吉皆給牝馬十其乳旣可取食所生馬駒又可各立生業八年後將所給原數仍交牧場其所生之馬爾等當善爲畜養令其蕃息甚爲有益朕令爾等立業如此倘仍難度日雖彼蒼亦不能拯救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乙未吉林烏喇將軍宗室楊福請以吉林烏喇白

都納等處動支庫銀買馬給兵丁牧養
上曰此事不准行朕屢以太僕寺之廄馬並茶馬賞給京師兵丁及各處駐防兵丁所以兵丁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之時嘗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無如口外者朕口外廄馬今孳生已十萬牛有六萬羊至二十一萬若將如許馬與牛羊驅至近畿牧養即日費萬金亦不足也因擇塞外水草肥美處牧放是以毫不費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見馬

畜彌滿山谷歷行八日猶絡繹不絕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庚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該佐領下人拴養照常給發錢糧後來如有用處甚爲便益至於拴養駱駝之處併著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己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江南杭州荆州西安固原甘州寧夏等處拴養馬駝如有用處甚屬有

益著西安兵拴養馬二千匹駝一百隻固原
甘州寧夏兵各拴養馬一千匹駝一百隻江
南杭州荆州兵各拴養馬一千匹俱給發價
銀令其購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庚午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曰舊例八旗官兵派
往馬場牧馬皆預支俸餉按月扣除嗣後每
年往口外馬場牧馬官兵每人各賞給行月
錢糧五月不必扣除俸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廣東地方潮濕馬匹難存所倒馬匹若屢令賠償必至苦累兵丁業已給過草料銀兩者免其追賠著照綠旗兵丁例半爲馬兵半爲步兵馬兵各養馬二匹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九卿議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六

禮前代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庚子

上諭禮部往代帝王陵寢所在地方理宜守護
以安神靈朕近行幸湯泉道經昌平見明朝
諸陵殿宇雖存戶牖損壞附近樹木亦被摧
殘朕心深爲憫惻爾部即嚴加申飭守陵人
戶令其敬謹防護仍責令該地方官不時稽

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優禮往代之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己酉刑部題

發掘故明廢藩墳墓盜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甲子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江蘇巡撫湯斌曰明太祖天資英武敷政神明芟刈羣雄混一區宇肇造基業功德並隆其陵寢在鍾山之麓係江寧所屬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嚴禁樵採并設有守陵人戶朝夕巡視但爲日已久不無廢弛今朕省方江寧親詣拜奠見墻垣傾圮林木凋殘皆係無知民人不遵約束恣肆作踐往來行走殊干法紀嗣後爾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時巡察務俾

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
前踐蹋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副
朕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己酉

上南巡駐蹕杭州府城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行次浙江禹陵在望
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朕親詣行禮祭文
內書朕名乃親撰文致祭其詞曰惟王精一
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極之圖疇功

在民生定中邦之井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平成九敘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吳越覩長江之浩渺心切溯洄瞻高巘之嵯峩企深仰止幸矣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事惟祈靈爽尚克來歆

是日

上諭禮部祭以敬為主禹陵僻處荒村恐致褻慢凡供獻粢盛禮儀諸事令左都御史馬齊

與侍郎席爾達同往省視

甲寅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王騭曰朕巡幸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傾圮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

官卽加修理詳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
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白金二百兩給
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愼守土之臣亦須時
爲加意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各禀遵毋忽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纂修明史諸臣以所撰本
紀列傳數卷進呈朕詳晰披閱幷命熊賜履
校讎熊賜履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
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

賢辟雖時殊事異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烈垂諸奕世爲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匪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閒隙議論其是非朕實無此意也朕於古之聖君尚未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爲論贊朕尚可指示諸臣重加稱美倘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爲也至於開創佐命諸臣各著勳績列傳內紀文臣事蹟優

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纂修史書雖史官之責而當朕之時修成此書稍有未協咎將歸朕明代實錄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弆異日明史告成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輓

季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
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纂
明史著將此諭增入修明史敕書內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四月庚戌

上南巡駐蹕句容縣

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
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
祭大學士等奏曰曩者
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

奠不必親臨
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
御製祭文曰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
周詳制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
躬修酹薦仰其遺轍不囿成規茲因閱視河
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德
猶存稽典章而可範溯懷彌切奠酹重申靈
其鑒茲尚期歆享

壬子

上駐蹕江寧府詣明太祖陵奠爵閱視陵寢

諭大學士等曰朕今日詣明太祖陵寢致奠見其圮毀已甚皆由專司無人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九月二十八日大學士

等議得明亡已久其子孫急難查訪今
皇上隆禮前代恩澤有加臣等愚見應委該地
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俟查訪得人
再行奏聞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壬申工部
議覆浙江巡撫趙申喬題請修葺禹陵
應令捐修
上曰凡古帝王陵寢地方官應不時修葺今禹
陵必頹壞已極趙申喬始行題請著杭州織

造會同地方官動用歷年節省錢糧卽行修
理以稱朕尊崇前代聖王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月丁巳
上駐蹕西安府翰林院以撰擬周文王武王祭
文進呈
上曰文王武王皆古之聖君非他帝王可比且
向以孔子聖人已書朕名致祭矣此祭文內
亦須書名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乙酉刑部

題盜犯韓七等偷掘明朝陵寢爲首之韓七現在脫逃獲日另結爲從之王五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偷掘明朝陵寢卽與掘伊祖父墳墓相同韓七著該管官嚴緝務獲到日著卽處斬王五等著立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己卯

上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等曰

世祖章皇帝曾以禮殯葬崇禎念太監王承恩

盡忠幷命大學士爲之殯葬諸帝陵寢皆躬親奠酹命人看守歲時祭祀垂爲定例近日拏獲偷掘明代陵寢之賊部議將爲從者擬以充發朕思今日之百姓皆明代所遺之百姓也此與掘伊祖父之墓何異是以降旨將首從諸賊俱行處死但明代諸陵年久或看守之人不謹亦未可定爾等往各陵祭奠務詳細查明具奏

四月丙申禮部題

皇上命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等拜奠明朝
諸陵請宣付史館
上曰明朝十三陵朕四十年前曾經親往今已
多年恐看守人等疎忽陵寢或有毀壞之處
故遣諸皇子等往奠據回奏宮殿與一切屋
宇修葺堅整歷年雖久毫無動壞看守人等
亦俱謹慎此所奏已知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辛酉禮部遵
旨會議自伏羲氏以逮有明應入廟崇祀帝王

及從祀功臣詳開一摺偏據一方不入
正統及不應崇祀者詳開一摺具疏陳
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
中尚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
大槩開國元勲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
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遭遇成功遂以元
勲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軍
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

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啓三朝
愍帝卽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時勢無
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
見明者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皆
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曆泰
昌天啓實不應入崇祀之內爾等會同九卿
將此詳細分別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七

柔遠人一

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乙未

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曰自爾父抒誠進貢以
來朕遣使錫賚恩禮有加茲海寇楊二楊三
黃明標等久逋天誅在爾亦應同仇近兩廣
督臣盧興祖奏至云此數賊并洗彪妻子等
俱藏匿爾所屬海牙州官潘輔國處一切船

隻器用皆其資給曾差官往索乃閉柵開礮
若敵國然朕覽之殊爲駭異念係邊吏所爲
或爾未與知今特此敕諭爾其祗遵卽察出
楊二楊三黃明標并其家口及洗彪妻子等
解送兩廣督臣處交收且察處潘輔國助逆
抗拒情罪若不將賊犯挐解不處分爾之屬
官恐生兵端爾其籌之特諭

康熙七年戊申四月庚寅初安南都統
使莫元清爲安南國王黎維禧所逼奔

合今入雲南上疏陳訴
上命安置莫元清於南寧安南國王黎維禧亦
上疏言興兵復讐始末
上遣內秘書院侍讀李仙根等齎敕宣諭黎維
禧
敕曰皇帝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據爾奏稱因
莫元清之祖莫登庸有逼陷爾先國母先嗣
王行弒奪國之讐今興兵致討等語又稱報
復爾國前讐剿除莫氏止有莫敬恭莫敬寬

竄居高平爾又往討已經設誓和好等語據此則爾讐已復和好完結各居異地矣莫氏作亂之人既皆喪亡又係故明嘉靖時已完之事蓋已世遠年久莫元清先經納貢歸誠朕授爲都統使之職爾後又納貢歸誠隨封爲王爾今生事興兵稱爲復讐理應於未興兵之前將情節陳奏聽候敕旨乃竟未請旨遽爾興兵殘破高平地方殺戮兵民殊爲不合今既稱遵旨罷兵著將高平地方人民俱

復還莫元清各守土安生以副朕綏乂生民
之心盡爾奉藩之義庶永承寵眷之祉矣其
愼思恪遵而行毋違特諭
五月甲子安南國王黎維禧疏請六年
兩貢並進禮部議仍照會典定例三年
朝貢
上曰覽王奏稱該國僻居禹服之外道路悠遠
山川阻深貢役勞苦三年六年先後雖異禮
意恭敬則一等語該國遵奉教化抒誠可嘉

遣進貢著照該王所奏行

十一月己亥禮部題暹羅國進貢方物與會典不符應責其後次補貢

上曰暹羅小國貢物有產自他國者與會典難以相符所少貢物免其補進以後但以伊國所有者進貢

康熙八年己酉十二月庚申朔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赧牛等四十九寨野苗慕義來歸

上曰野苗慕化歸順可嘉著加意撫綏勿致失所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己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定番州所屬崗渡等一百四四十五寨苗蠻傾心歸化請納賦起科

上嘉其誠命兵部檄督撫賞賚

康熙十年辛亥六月壬午

上諭理藩院聞蘇尼特等八旗人民被災牲畜

俱死難以存活朕心深爲惻然爾衙門會同
禮部太僕寺將馬塲之馬與禮部所管之牛
羊酌量派出賞給被災之人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月戊辰廣東巡撫
劉秉權疏言暹羅國貢使又至所進方
物仍與會典不符較前次更少其一
上以先有諭旨命禮部免其察議其攜來貨物
或願運至京師貿易聽其自運願在廣
貿易令督撫委官監視之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壬戌禮部奏暹羅國貢物短少請令補貢
上曰暹羅國貢物雖與原數不符但念該國航海遠來抒誠進貢其蟲蝕短少等物免其補進

六月辛丑禮部奏吐魯番國進貢方物未全請責其如會典入貢
上曰吐魯番國路途遙遠入貢殊艱嗣後止令進貢馬匹玉石其餘諸物俱令勿進以示朕

軫念遠人至意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辛巳

上諭戸部邇者京師需用駝馬凡蒙古駝馬進張家口殺虎口貿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稅課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癸巳

上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等帥師征討察哈爾布爾尼

諭之曰大兵出山海關當宣布累朝待布爾尼

厚恩及朕不忍加誅之意彼若悔罪來歸則
已否則以敕書付縱還蒙古持往諭之卽布
爾尼等臨陣來降亦當保全恩養令值蒙古
馬瘦爾等速往毋違
五月甲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昔察哈爾遭亂覆亡
太宗文皇帝收集豢養編爲整旗歷有年所今
布爾尼背恩作亂實僧額渾津噶爾馬色冷
輩匪類教之其餘官民俱無干涉此皆

太宗文皇帝撫育之人朕甚憫焉凡投歸軍前或投入隣旗及潰散者其令大將軍鄂扎副將軍圖海等速行收集作何贍養另疏請旨

九月戊申

上以察哈爾布爾尼已平遣理藩院侍郎博羅特等於義州錦州等處安插餘黨

諭之曰今時屆嚴冬其逃散人丁戸口加意移來安插務令得所以副朕柔遠至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己卯

上諭兵部平凉投誠猓苗官兵若留內地恐伊等父母妻子或被逆賊殘害其官員各加一級兵丁酌量賞賚俱發回原籍并曉諭令招撫從賊人民倘立有功績准與優敘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月戊午

上諭科爾沁和碩卓禮克圖親王鄂齊爾曰爾部人民宜勤加撫恤爾能馭之以恩則屬下自竭忠盡力若但以威制則人皆解體不樂効用爾其誌之

五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與噶爾丹台吉向俱進貢今噶爾丹台吉與鄂齊爾圖車臣汗內自相殘噶爾丹台吉攻鄂齊爾圖車臣汗以陣獲弓刀等物來獻若逕收納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貢之物以此旨傳諭來使

十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厄魯特喀爾喀交惡與戎

雖處實未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並無異視厄魯特喀爾喀倘因細故交惡至於散亡朕心大爲不忍兩部落向相和好貢獻本朝往來不絕若交惡果實當遣使評其曲直以免生民於塗炭如仰副朕一視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與優遊太平朕大嘉悅焉但天寒路遠若遣使前往無飼馬馳驛之所或致有悞令厄魯特喀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備檄交發來使傳諭之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丙寅

上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曰去年閏三月吳喇忒巴達里台吉等男婦子女馬駝盔甲爲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刼去今墨爾根台吉察獲送還誠屬可嘉夫勸善懲惡國之法也今聞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在額濟內河之地爾達賴巴圖爾台吉墨爾根台吉將伊等嚴加治罪所掠人畜什物照數察還如此則同修和好邊境生民得安矣墨爾根台吉事畢

之曰另加恩賚
九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等搶掠吳喇忒人畜深爲可惡今噶爾丹正遣使來可寫敕付彼齎往若收回人衆則已如不收回當另有處置卽令鄂爾多斯圖之亦不爲難也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蘇尼特等旗被災今雖賑以銀米

止可供一歲之用又聞別旗亦皆罹災甚是饑饉倘秋草不肥何以為生此事重大應預為久遠生全之計爾等速遣司官前往相閱情形以聞

七月丙子理藩院郎中賽桂等以往賑蘇尼特等處事竣回奏

上切責之曰前遣爾等往賑濟時在朕前惟言事關重大及至彼處復奏糧米斷難運至使非侍郎阿喇尼陳奏爾等即不顧而歸矣朕

軫念蒙古饑荒死亡流散陸續催儹運米至
彼蒙古方得更生若聽爾等之言此數萬生
靈豈不徒死乎爾等便利則趨勞苦則避大
虧職守矣
八月甲申
上命理藩院侍郎明愛等往遷蘇尼特等被荒
蒙古
諭之曰此等蒙古饑饉殊甚故令遷移當聽其
徐來不可促之恐斃於道路現今所給牲畜

必當節省以備來年之用恐今歲食盡來年
禾稼不登又致饑饉爾等前往詳視先所給
米穀今年足用則已如不足再行議奏遷移
到日交與八旗蒙古分駐善爲撫恤務令得
所若不善養以致死亡必將本旗總管議罪
朕亦不時遣官往察爾等將此旨傳諭

庚寅

上命理藩院郎中馬喇等往查張家口外貧困

八旗蒙古

諭之曰此等蒙古因遇災荒先經賑濟糧米牲
畜今聞其尚無生計爾等前往詳察果係窮
困之人作何再賑俾得資生即行議奏閒遇
有牲畜者爾等勿以爲有此即可度日不行
察出其畜牧之物今若食盡明年必致又饑
其稍有牲畜而米穀缺乏生業艱難者亦以
實聞務加詳慎毋忽
十月己亥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琅等奏
嗣後進貢蒙古內有年老殘疾者賜食

時請免其進內

上曰外國之人遠來進貢如此分別卽非柔遠之道賜食時仍令同進

癸卯禮部奏吐魯番國貢物請照康熙十二年例進貢

上曰外藩所進方物有用者令其進貢若犬馬等物甚屬無益且沿途供應草料驛站苦之嗣後免其進貢

戊申

上諭蘇尼特多羅杜楞郡王阿玉錫等曰觀爾
屬下衆台吉服用甚是不堪爾爲部落之主
所屬人等當矜恤撫養豈可不撫恤下人獨
自享用乎且爾國之人與喀爾喀不和互相
侵擾偷盜亦爲非宜理應各加嚴禁視爾等
所屬相宜地方飼牧牲畜令得遂生朕爲爾
外藩人等每常留意是以凡事盡知朕所以
再三教誨者無非欲俾天下人民各得其所
安生樂業耳爾其切識朕諭善養爾民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乙卯

上命內大臣奇塔特費揚古等賞賚厄魯特喀
爾喀諸外藩

諭之曰爾等俱係貴顯之臣凡事須仰副盛典
以正大行之爾等皆屬一體勿以滿洲蒙古
各分彼此務須同心協和滿洲大臣不諳蒙
古語言凡議事爾台吉塔布囊等譯宣於滿
洲大臣一同商酌確妥對答之勿致失言爾
等所言伊等所答及一切傳聞事件俱備錄

來奏至內地蒙古向與喀爾喀互相盜竊以致盜風漸熾若將妄行作亂生事者各自擒拏懲究盜何由生盜賊既弭則牲畜可以散放牧養牲畜既肥則入冬不瘦春時孳孕無復可虞蒙古何至貧困又加以各置汎哨遇有妄行作亂之人即從公究處則民庶得安其生矣其以此曉諭之又

諭曰我朝威德天下外國無不知之諒厄魯特喀爾喀必大加恭敬然伊等現行之例俱用

蒙古禮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滯礙是在臨時斟酌行之近聞人言羅卜臧台吉已爲扎薩克圖汗所執爾等可於沿途細加採探如果被執爾等即歸可也至羅卜藏設有子弟代襲則敕書賞賚不可輕與須喀爾喀通國保奏授爲扎薩克准納九白之貢始可加以恩賚其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如係噶爾丹屬下即限日收捕如非彼屬下不能收捕我朝另有裁奪至給發貢使符

驗前已諭檄噶爾丹矣近見來使有給符驗者亦有不給符驗者何項人等給以符驗須詢明至無符驗不准放入之例亦明白曉諭之爾等行路如馬駝等物被小賊偷竊當優容之勿令追賠更須約束隨從人等毋使妄行爭鬬厄魯特喀爾喀有至爾等旅寓者須以禮貌和藹接待之和則可以識其心志也

十月癸未理藩院奏稱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

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
仍令追繳照例處分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自本地敗竄投至
近邊未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
今力不能償情詞哀懇其應賠馬匹及處分
姑免此一次仍行文嚴禁嗣後毋違法肆擾
自干罪戾
十一月辛亥禮部題安南國進貢金銀
器皿與本內數目缺少不符

上諭大學士等曰外邦貢獻其物本無足重特以傾心向化誠意可嘉耳金銀器皿缺少乃細事也其餘各種皆非適用之物盡納之則彼將輕視中國矣況驛遞傳送尤屬煩苦令禮部酌減爲例

癸丑

上諭理藩院京城痘疹盛行今年朝賀元旦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已出痘者令其來朝其未出痘者可俱停止各屬護衛

隨從人等亦如之速行宣示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辛未

上諭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曰人生以道理爲重人爲情欲所牽恣意妄爲以致喪身者皆由不明道理故耳朕見其無知陷罪甚爲憫惻卽令阿祿科爾沁翁牛特二旗盜賊甚衆爲盜賊而致富者能有幾人身受惡名被獲則死凡貧富皆由天命違理妄求能必得乎爾等若遵法守分有一二牲畜者

擇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於耕種則各得生理天亦佑之如此豈不善乎倘有貧困至極無以聊生者該管之主宜加撫恤使之得所坐視其迫於饑寒以致離散爾等之心何安朕本內外一視並無分別爾外國遇年歲荒歉朕卽運糧米賑濟或有困乏卽賜牲畜緞疋無非慮爾等失所之意況此番巡幸爾等或有過犯朕並不執法治罪且頻加賞賚優待爾等於此可見嗣後爾等宜遵守教

諭革除惡習以副朕好生之意

八月庚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覩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來使較前漸多每一次常至數百人聞其沿途遇邊外遊牧蒙古肆行擾害外國之人若行痛懲又恐失柔遠之意彼處遣來人員當有定數不可聽其意爲多寡嗣後正使頭目酌量數人令進關口其餘人等或令在張家口外或在歸化城交易事畢應卽遣回此

事著議政王大臣會同確議具奏
己酉理藩院題打虎兒哈納烏爾等三
人告稱貧苦難以聊生懇入內地應編
入旗下
上曰哈納烏爾等以貧苦無聊來投內地甚爲
可憫務令安插得所
乙卯理藩院題蘇尼特四子部落台吉
及屬下人等無以聊生者先曾遷至八
旗遊牧地方養贍今該扎薩克王並協

理旗下事務台吉等既請收回撫養應

准發回

上曰此不能資生之台吉人等遷至遊牧地方給贍牲畜糧米已經三年今該扎薩克王等既請收回撫養應遣大臣一員前往親行驗明交與扎薩克王等內有不能前去願留者仍准存留嗣後如再不能養贍則該扎薩克王及協理旗下事務台吉等俱應處分著申飭曉諭

九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曰朕統一寰區無
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
使各安其居各樂其業鄂羅斯國羅刹等無
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
根特木圖等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即遣大
兵勦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本地
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使臣尼過來亦經
曉諭但羅刹尚執迷不悟反遣部下人於飛

牙喀奇勒兒等處肆行焚殺又誘索倫打虎兒鄂羅春之打貂人額提兒克等二十人入室盡行焚死此曹雖經曉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兒等處不許羅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殺頃者羅刹諸人經過黑龍江地方遇我將卒降其三十餘人奏至朕體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養使各得其所今牙克薩尼布潮羅刹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圖等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兩

相安於無事於彼爲益不淺倘猶執迷不悟
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如路遠
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
得其所爾衙門即遵旨明白具文曉諭彼有
何言令其回奏

癸未

上諭厄魯特噶爾丹曰聲教既一以來爾歷世
相承虔修職貢聘問有年朕嘉爾盡心敬順
往來不絕故向來爾處所遣之使不限人數

一槩俱准放入邊關前此來使無多且頭目人等善於約束是以並無妄行作亂者比年爾處來使或千餘人或數千人連綿不絕沿途搶奪塞外蒙古馬匹牲畜進邊之後任意牧放牲畜殘食田禾綑縛平民搶掠財物妄行者甚多邊外蒙古與內地百姓非不能相拒報復祇以稟遵朕之法度耳朕俯念爾等素行恭順不將若輩照內地律例究處遂致妄行殃民日以益衆用是限定數目放入邊

關嗣後爾處所遣貢使有印驗者限二百名
以內准入邊關其餘俱令在張家口歸化城
等處貿易其向不用爾處印驗另行納貢之
厄魯特噶爾馬戴青和碩齊和碩特之博洛
庫濟台吉杜爾伯特之阿爾達爾台吉圖爾
古特之阿玉奇台吉等所遣貢使放入邊關
者亦不許過二百人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
尚其仰體朕四海一家中外一體至意敬愼
遵行嗣後遣使必選賢能頭目嚴行約束若

仍前沿途搶掠殃民作亂卽依本朝律例傷人者以傷人之罪罪之盜刦人財物者以盜刦之罪罪之特此先行曉諭爾其知之

乙未戶部議奏羅刹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少壯丁者

上曰羅刹歸順頗多應令編爲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藉

十一月壬申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

等遣子弟請安入貢并奏請水草遊牧
以何處爲界
上賜敕諭曰爾喀爾喀等向來不越噶爾拜瀚
海之地遊牧康熙三年七月內爾等越界而
來朕念亂之所生皆此之故特須敕旨曉諭
爾等部下屬衆迨後喀爾喀閒有一二違禁
來近邊遊牧以致逃盜紛紛不絕故令爾等
設哨立界今爾等既稱就水草遷徙居止不
定難以置哨請限以何地爲界可停其置哨

限以噶爾拜瀚海爲界不得越此遊牧噶爾
拜瀚海之地距我邊界有三日程其瀚海盡
界之東亦須離我邊境三日之地不得入內
朕視天下爲一體率土之人靡不撫恤我邊
境地方芻牧美好朕亦知之若喀爾喀遇災
旱芻草不生必不得已具奏請旨方可內向
遊牧俟草生時仍回原處如不請旨擅入內
地卽令我邊地官兵驅逐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八

柔遠人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子先是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圖汗疏言自康熙元年羅卜臧變亂以來我兄弟子姪多投左翼屢索不還曾往訴達賴喇嘛蒙諭七旗曰爾七旗當共尊扎薩克圖汗其投左翼人民俱應發還爲此差扎爾布

柰前來莅盟而左翼土謝圖汗不至

皇上係我大衆之主謹以此情上聞至是

上念喀爾喀累世恭順職貢有年不忍其子弟

人民離散遣阿齊圖格隆等齎敕往諭

達賴喇嘛令遣使議和

敕曰朕統御寰區願中外無征戰之勞離散之

苦使羣生皆臻安樂近者喀爾喀扎薩克圖

汗屢奏右翼子弟人民離散奔入左翼索之

未還爾喇嘛從來積大福力永遠眞誠慈悲

濟衆聲聞炳著無不欽乃高行而讚頌之者
喀爾喀諸汗貝子皆供奉爾喇嘛信爾之教
而尊崇道法爾於本朝亦誠心敬慎進貢來
往不絕今天下共享太平而扎薩克圖汗人
民離散未得完聚朕心大爲軫惻念其中必
有父子兄弟骨肉分離者未必不生事互殺
交相戰爭兵戎一起姑無論人民困苦卽爾
汗亦豈能並存伊等於朕向來恭順竭誠奔
走於爾喇嘛亦爲護法久矣何忍默視使至

此極乎朕與爾俱當遣使往諭將扎薩克圖汗離散人民給還俾兩翼永歸於好既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而於爾喇嘛六度之行四無量之心亦符合矣爾喇嘛其遣大喇嘛一人與朕行人會於喀爾喀境內定期而遣之朕於此亦遣使臣赴所約之地與爾使同往

十二月己酉

上諭貴州威寧總兵官王潮海曰威寧乃猓蠻雜處之地性多驕悍今海內昇平邊陲無事

爾在任宜加意撫恤務使敉寧以副朕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戊申禮部議

准福建總督王國安所奏外國進貢船

內貨物一體納稅

上曰外國私自貿易之船或可稅其貨物若進

貢者亦槩稅之殊乖大體且非朕柔遠之意

五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違離彼

土嚮化而來宜加愛養經理其居處乃彼等

原爲鄂齊爾圖汗所屬累世進貢誠懇恪恭鄂齊爾圖汗之孫羅卜藏滚布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當使聚合一處於所宜居之地爲之經理令其居處賜之封號給以敕印用昭示朕繼絶舉廢之至意可遣賢能台吉與理藩院堂官侍衞曉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云以爾等搶奪毛明安及三吳喇忒之故本宜遣兵征勦悉行翦滅但念鄂齊爾圖汗累世進貢誠懇恪恭特加矜恤爾等罪戾盡皆寬

宥羅卜藏滚布乃鄂齊爾圖汗之孫爾等皆
屬一國爲親近兄弟今令爾等皆與羅卜藏
滚布等聚合封以名號與羅卜藏滚布等可
以同居之善地相度定居遣使於達賴喇嘛
亦如此須朕諭旨其宜居之地亦與羅卜藏
滚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公同相視令其
遣台吉等還奏此事於今年八月卽宜舉行
爾等與議政王大臣蒙古大臣會同詳議以
聞

七月丙寅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朕頃見蒿齊忒郡王車卜登奏所屬旗下蒙古大饑朕心深爲憫惻奚可坐視任其艱厄彼所居地距此亦不甚遠可亟遣爾衙門司官速察饑民戸口以聞

癸酉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食爲民天朕先有諭旨各處設立常平倉令其儲積以備賑饑

今歲畿內秋成大熟正宜詳酌舉行至救荒之道以速爲貴倘賑濟稍緩時日則流離死喪者必多雖有賑貸亦無濟矣朕每聞水旱災傷即遣官動支正項錢糧賑濟以此故也今欲救蒿齊忒榮古若以畿內粟轉運至彼恐不能待可速以拜察地方儲備之粟措支一千石遣賢能司官晝夜兼馳運往賑濟

十一月癸酉

上命扎薩克喇嘛垂木珠爾拉木扎木巴得木

齊商南多爾濟副都御史拉篤祜齎敇
往諭達賴喇嘛
敇曰朕統御宇內繼絶舉廢欲期咸底隆平厄
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滅鄂齊爾圖汗時
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等紛紛離散來至邊境竄跡於金塔寺賀蘭
山等處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厄爾德尼和
碩齊等又以生計窮迫在鄂爾多斯毛明安
吳喇忒寧夏等處妄行刼掠朕於此時不卽

發兵勦滅者乃軫念鄂齊爾圖汗歷世職貢誠敬奔走是以寛宥其罪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亦戴朕恩願依朕爲生屢疏奏請敕印前此朕曾諭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云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如爾所屬即當收之不能朕另有裁度乃彼約以丑年春爲期如逾期悉惟上裁今逾期已數月矣天下太平惟伊等兄弟骨肉分離散處失所朕心殊爲惻然爾喇嘛素以惻隱之心度此衆生凡厄

爾特諸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爾法朕思羅卜藏滚布阿拉布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鄂齊爾圖汗之苗裔也鄂齊爾圖汗於喇嘛爲護法久矣何忍黙視其子孫宗族至於困窮今朕欲將伊等歸併一處安插於可居之地以示興絶舉廢之至意爾喇嘛其遣使與朕行人定期往會朕於此即遣大臣至所約之地偕爾使人前往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戊辰先是理

藩院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攜
其屬七百八十人將至請遣官往迎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屬亦限以二百人
入關餘者留歸化城則現在噶爾丹之貢使
可無辭矣茲當嚴冬之際行李牲畜盜賊可
虞歸化城都統古睦德現以年節來覲可令
速回監視著遣戶部理藩院司官各一員前
往宣化府優給供應以示柔遠之意至是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來朝

上賜宴錫賚以優禮之

乙亥

上諭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顧實汗於

太宗皇帝時輸誠進貢是時同達賴喇嘛來通款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當

世祖皇帝時竭抒忠悃每年進貢請安其土產白鷹以時來貢朕猶及見之夫貢物何足珍貴正鑒其誠敬之心耳及爾等厄魯特內亂

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并吞其衆遣使獻俘朕念前此鄂齊爾圖車臣汗勉効悃忱聞其破亡且加憫恤何忍受之因諭來使郤其所獻俘獲頃者爾爲噶爾丹擊敗奔來邊境將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朕卽應正爾犯邊之罪何難遣兵勦除但念爾祖昔時頗竭誠款爾復引罪自首以迫於饑窮瀕死妄行等情奏請朕卽寬宥今若徙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凜遵

特念爾祖顧實汗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素効恭謹故俾爾絶者復繼散者復聚欲使鄂齊爾圖車臣汗之孫羅卜藏滚布阿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至於爾等聚合與否在朕本無損益惟是朕為天下主凡在函蓋咸欲使之共樂太平朕兹諭旨自爾身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四月乙酉朔

上賜敕諭喀爾喀七旗汗濟農台吉等曰朕統

御寰宇中外一體務使交相輯睦共享昇平乃爾右翼扎薩克等內自相亂兄弟人民多歸左翼其左翼扎薩克兄弟人民亦有歸於右翼者爾等以兄弟之親互相吞并異日必致交惡生亂朕心惻焉康熙二十三年曾頒敕於達賴喇嘛議遣使諭和爾等而達賴喇嘛亦謂朕俯念道法慈憫衆生有如父母意甚善也特遣噶爾丹西勒圖前來朕亦命尚書阿喇尼台吉巴忒馬什畢力克圖喇嘛阿

齊圖綽爾濟等與之偕往爾汗濟農台吉等當仰體朕意及達賴喇嘛之心盡釋舊怨將兄弟人民各歸本扎薩克令其和協照舊安居不但仰副朕命與達賴喇嘛之意即爾七旗永無離散之苦爭鬬之害福祿所綏亦且無疆矣

七月癸巳

上諭理藩院右侍郎拉篤祜一等侍衛文達曰爾等可與達賴喇嘛使者同往名集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滚布阿拉布坦等相度
伊等可以遊牧之地指而與之仍會同提督
孫思克將地之界限令伊標下官弁認記如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因給地安插欲來謝
恩則許之來達賴喇嘛使人欲來請安亦許
之來否則給以廩餼而遣之其厄爾德尼和
碩齊等欲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一同遊
牧亦許之爾等可與彼定沿邊爲盜作亂之
罰著爲令前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來覲時已

自誓不復令屬下爲非其羅卜藏滾布阿拉
布坦亦須嚴禁所屬兄弟既已完聚從此和
睦安居倘再致流亡他往殊負朕歸併眷恤
之意朕所以不憚諄切訓諭者亦以其先世
恭順有年不欲令其子孫失所也其一一傳
諭之

己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
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

斯察漢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衆自後竟
不覆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
達前旨於察漢汗復令被擒羅刹持書從喀
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
克薩招撫羅刹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
謝等持書歸去羅刹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
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曾未一答
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
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彼有罪之

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漢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剎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人民均得寧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漢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卽以來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以此作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九月己亥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焞遣使
謝罪進貢方物應交內務府收貯
上曰朝鮮國因謝罪進貢理宜不收但恐發還
不惟齎送人役勞苦亦且驛遞騷擾可將此
項准作年例常貢嗣後因謝罪貢納著停止
己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疏陳下國邊
民如有搆釁作亂之人恭請
天朝察明正法先令米起佛兒等星馳齎書以
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懇詳晰曉諭下

國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之圍朕本無屠城之意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收集一所於近戰艦處立營并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擾奪俟鄂羅斯後使至定議

十一月癸巳

上諭理藩院噶爾亶多爾濟旣係鄂齊爾圖車

臣汗之孫應令其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
一同遊牧其拉篤祜等所定地界并嚴禁盜
竊之例爾衙門其移文督撫提鎮通行曉諭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丙子喀爾喀
車臣汗故其長子伊爾登阿拉卜灘遣
使奏聞
上曰喀爾喀七旗誓和未久車臣汗之位不便
久懸其敕諭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
圖扎薩克圖汗等將車臣汗長子伊爾登阿

拉卜灘速襲爲汗仍敕諭達賴喇嘛知之
賜土謝圖汗等敕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區
遐邇一體其歷年久遠職貢恭順竭盡誠心
者益加眷賴焉爾等累世悃誠遣使入貢恭
順有年正在嘉賞忽聞車臣汗身故朕殊震
悼特遣大臣遣之賻贈近念爾喀爾喀內自
交惡朕特遣大臣諭令和睦未久車臣汗之
位不可久虛爾喀爾喀例以長子承襲伊爾
登阿拉卜灘台吉既係長子且聞其人亦可

著嗣立爲汗爾等其遵諭行

九月庚子

上賜敕諭噶爾丹曰據喀爾喀土謝圖汗奏稱厄魯特內向遊牧兩路來攻我界上人等屢請赴彼故出兵迎之等語朕統御宇內無分中外爾厄魯特喀爾喀兩部落若果互相殘害朕心大不忍焉曾於康熙十六年檄諭爾等務期共相和好爾覆奏云厄魯特蒙古之道仗達賴喇嘛福庇得以鞏固聖諭誠是等

語爾噶爾丹累世恭順職貢有年如果舉此大事無不奏聞於朕者因路遠地遙虛實難明朕尚未之深信或不逞之徒兩地搆煽亦未可定爾兩部落如果興兵必有一方至於敗亡不但重負朕向來一視同仁之至意羣黎之死亡離散朕心深爲憫惻敕書到日卽爲息爭修好則爾恭順之心朕實嘉之已敕諭土謝圖汗令其罷兵矣爲此特令爾使陶賴哈什哈等齎敕往諭

十一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聞外藩蒙古出汎界哨地有侵害搶擄喀爾喀之巴爾呼等蒙古者甚多以後著嚴行禁止毋使妄行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八月癸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聞蒿齊忒貧困實甚應賑濟米糧且賜以銀兩買牲畜養庶有裨於生理拜察地方有米五百石并發白銀一千兩令侍讀學士喀拉等持往量給之

癸亥喀爾喀洪俄爾戴青台吉等率其
屬來朝
上諭曰爾等喀爾喀與厄魯特世世進貢朕心
寵眷從無偏庇一體優待恩賚有加今聞喀
爾喀厄魯特互相結怨亟遣使臣令其和睦
使臣未至而喀爾喀敗遁悉至哨探地方居
牧朕一體加恩今亂尚未定故留之未遣爾
母達賴達熙納聞朕大兵往尼布潮地方預
備餱糧牛羊以待朕甚嘉之爾先衆人報厄

會特橫肆情形又先衆入請安進貢尤爲可
嘉諭畢
上取所帶珊瑚數珠賜之以示優眷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十八